

第一百七回

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

话说荆轲平日常与人论剑术，少所许可，惟心服榆次人盖聂，自以为不及，与之深结为友。至是，轲受燕太子丹厚恩，欲西入秦劫秦王，使人访求盖聂，欲邀请至燕，与之商议。因盖聂游踪未定，一时不能够来到。太子丹知荆轲是个豪杰，旦暮敬事，不敢催促。忽边人报道：“秦王遣大将王翦，北略地至燕南界。代王嘉遣使相约，一同发兵，共守上谷以拒秦。”太子丹大惧，言于荆轲曰：“秦兵旦暮渡易水，足下虽欲为燕计，岂有及哉？”荆轲曰：“臣思之熟矣！此行倘无以取信于秦王，未可得近也。夫樊将军得罪于秦，秦王购其首，黄金千斤，封邑万家，而督亢膏腴之地，秦人所欲。诚得樊将军之首，与督亢之地图，奉献秦王，彼必喜而见臣，臣乃得有以报太子。”丹曰：“樊将军穷困来归，何忍杀之？若督亢地图，所不敢惜！”

荆轲知太子丹不忍，乃私见樊於期曰：“将军得祸于秦，可谓深矣。父母宗族皆为戮歿，今闻购将军之首，金千斤，邑万家，将军将何以雪其恨乎？”樊於期仰天太息，流涕而言曰：“某每一念及秦政，痛彻心髓！愿与之俱死，恨未有其地耳。”荆轲曰：“今有一言，可以解燕国之患，报将军之仇者，将军肯听之乎？”於期亟问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荆轲踌躇不语。於期曰：“荆卿何以不言？”轲曰：“计诚有之，但难于出口。”於期曰：“苟报秦仇，虽粉骨碎身某所不恤，又何出口之难乎？”荆轲曰：“某之愚计欲前刺秦王，而恐其不得近也。诚得将军之首以献于秦，秦王必喜而见臣，臣左手把其袖，右手斫其胸，则将军之仇报，而燕亦得免于灭亡之患矣，将军以为何如？”樊於期卸衣偏袒，奋臂顿足大呼曰：“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而恨其无策者也，今乃得闻明教。”即拔佩剑刎其喉，喉绝而颈未断，荆轲复以剑断之。有诗为证：

闻说奇谋喜欲狂，幽魂先已赴咸阳。

荆卿若遂屠龙计，不枉将军剑下亡。

荆轲使人飞报太子曰：“已得樊将军首矣！”太子丹闻报，驰车至，伏尸而哭极哀，命厚葬其身，而以其首置木函中。荆轲曰：“太子曾觅利匕首乎？”太子丹曰：“有赵人徐夫人匕首，长一尺八寸，甚利，丹以百金得之，使工人染以毒药，曾以试人，若出血沾丝缕，无不立死，装以待荆卿久矣！未知荆卿行期何日？”荆轲曰：“臣有所善客盖聂未至，欲俟之以为副。”太子丹曰：“足下之客，如海中之萍，未可定也。丹之门下，有勇士数人，惟秦舞阳为最，或可以副行乎？”荆轲见太子十分急切，乃叹曰：“今提一匕首，入不测之强秦，此往而不返者也。臣所以迟迟，欲俟吾客，本图万全。太子既不能待，请行矣。”于是太子丹草就国书，只说献督亢之地并樊将军之首，俱付荆轲。以千金为轲治装。秦舞阳为副使同行。临发之日，太子丹与相厚宾客知其事者，俱白衣素冠，送到易水之上，设宴饯行。高渐离闻荆轲入秦，亦持豚肩、斗酒而至，荆轲使与太子丹相见，丹命入席同坐。酒行数巡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，为变徵之声。歌曰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”声甚哀惨，宾客及随从之人，无不涕泣，有如临丧。荆轲仰面呵气，直冲霄汉，化成白虹一道，贯于日中，见者惊异。轲复慷慨为羽声，歌曰：“探虎穴兮入蛟宫，仰天噓气兮成白虹！”其声激烈雄壮，众莫不瞋目奋励，有如临敌。于是太子丹复引卮酒，跪进于轲，轲一吸而尽，牵舞阳之臂，腾跃上车，催鞭疾驰，竟不回顾。太子丹登高阜以望之，不见而止，凄然如有所失，带泪而返。晋处士陶靖节有诗曰：

燕丹善养士，志在报强嬴。

招集百夫良，岁暮得荆卿。

君子死知己，提剑出燕京。

素骥鸣广陌，慷慨送我行。

雄发指危冠，猛气冲长缨。

饮饯易水上，四座列群英。

左席击悲筑，右席唱高声。

萧萧哀风逝，淡淡寒波生。

商音更流涕，羽奏壮士惊。

心知去不归，且有后世名。

荆轲既至咸阳，知中庶子蒙嘉有宠于秦王，先以千金赂之，求为先容。蒙嘉入奏秦王曰：“燕王怖大王之威，不敢举兵，以逆军吏，愿举国为内臣，比于诸侯之列，给贡职如郡县，以奉守先人之宗庙。恐惧不敢自陈，谨斩樊於期之首，及

献燕督亢之地图，燕王亲自函封，拜送使者于庭。今上卿荆轲见在馆驿候旨，惟大王命之。”秦王闻樊於期已诛，大喜，乃朝服，设九宾之礼，召使者至咸阳宫相见。荆轲藏匕首于袖，捧樊於期头函，秦舞阳捧督亢舆地图匣，相随而进。将次升阶，秦舞阳面白如死人，似有振恐之状，侍臣曰：“使者色变为何？”荆轲回顾舞阳而笑，上前叩首谢曰：“一介秦舞阳，乃北番蛮夷之鄙人，生平未尝见天子，故不胜振慑悚息，易其常度，愿大王宽宥其罪，使得毕使于前。”秦王传旨，止许正使一人上殿。左右叱舞阳下阶。秦王命取头函验之，果是樊於期之首，问荆轲：“何不早杀逆臣来献？”荆轲奏曰：“樊於期得罪天子，窜伏北漠，寡君悬千金之赏，购求得之，欲生致于大王，诚恐中途有变，故断其首，冀以稍纾大王之怒。”荆轲辞语从容，颜色愈和，秦王不疑。

时秦舞阳捧地图匣，俯首跪于阶下。秦王谓荆轲曰：“取舞阳所持地图来，与寡人观之！”荆轲从舞阳手中，取过图函，亲自呈上。秦王展图，方欲观看，荆轲匕首已露，不能掩藏，当下未免著忙，左手把秦王之袖，右手执匕首刺其胸，未及身，秦王大惊，奋身而起，袖绝。因那时五月初旬天气，所穿罗縠单衣，故易裂也。王座旁设有屏风，长八尺，秦王超而过之，屏风仆地。荆轲持匕首在后紧追。秦王不能脱身，绕柱而走。原来秦法，群臣侍殿上者，不许持尺寸之兵，诸郎中宿卫之官执兵戈者，皆陈列于殿下，非奉宣召，不敢擅自入殿。今仓卒变起，不暇呼唤，群臣皆以手共搏轲。轲勇甚，近者辄仆，有侍医夏无且，亦以药囊击轲，轲奋臂一挥，药囊俱碎。虽然荆轲勇甚，群臣没奈何，却也亏著要打发众人，所以秦王东奔西走，不曾被荆轲拿住。秦王所佩宝剑，名“鹿卢”，长八尺，欲拔剑击轲，剑长，靶不能脱。有小内侍赵高急唤曰：“大王何不背剑而拔之？”秦王悟，依其言，把剑推在背后，前边便短，容易拔出。秦王勇力不弱于荆轲，匕首尺余，止可近刺，剑长八尺，可以远击，秦王得剑在手，其胆便壮，遂直前来砍荆轲，断其左股。荆轲扑身倒于左边铜柱之旁，不能起立，乃举匕首以掷秦王。秦王闪开，那匕首在秦王耳边过去，直刺入右边铜柱之中，火光进出。秦王复以剑击轲，轲以手接剑，三指俱落，连被八创。荆轲倚柱而笑，向秦王箕踞骂曰：“幸哉汝也！吾欲效曹沫故事，以生劫汝，反诸侯侵地，不意事之不就，被汝幸免，岂非天乎！然汝恃强力，吞并诸侯，享国亦岂长久耶？”左右争上前攒杀之。秦舞阳在殿下，知荆轲动手，也要向前，却被郎中等众人击杀。此秦王政二十年事也。可惜荆轲受了燕太子丹多时供养，特地入秦，一事无成，不惟自害其身，又枉害了田光、樊於期、秦舞阳三人性命，断送燕丹父子，岂非剑术之不精乎？髯翁有诗云：

独提匕首入秦都，神勇其如剑术疏！

壮士不还谋不就，樊君应与觅头颅。

秦王心战目眩，呆坐半日，神色方才稍定。往视荆轲，轲双目圆睁，宛如生人，怒气勃勃。秦王惧，命取荆轲、秦舞阳之尸，及樊於期之首同焚于市中，燕国从者皆梟首，分悬国门，遂起驾还内宫。宫中后妃闻变，俱前来问安，因置酒压惊称贺。有一胡姬，乃赵王宫人，秦王破赵选入宫，善琴有宠，列在妃位。秦王使鼓琴解闷。胡姬援琴而奏之，其声曰：

罗縠单衣兮可裂而绝，八尺屏风兮可超而越，

鹿卢之剑兮可负而拔，嗤彼凶狡兮身亡国灭！

秦王爱其敏捷，赐缁绮一筐，是夜尽欢，因宿于胡姬之宫。后来胡姬生子，即胡亥也，是为二世皇帝，此是后话。次早，秦王视朝，论功行赏，首推夏无且，以黄金二百镒赐之，曰：“无且爱我，以药囊投荆轲也。”次唤小内侍赵高曰：“‘背剑而拔之’，赖汝教我。”亦赐黄金百镒。群臣中手搏荆轲者，视有伤轻重加赏。殿下郎中人等击杀秦舞阳者，亦俱有赐。蒙嘉误为荆轲先容，凌迟处死，灭其家。蒙骜先已病死，其子蒙武，见为裨将，以不知情，特赦之。秦王怒气未息，乃益发兵，使王贲将之，助其父王翦攻燕。

燕太子丹不胜其愤，悉众迎战于易水之西。燕兵大败，夏扶、宋意皆战死，丹奔蓟城，鞠武被杀，王翦合兵围之，十月城破。燕王喜谓太子丹曰：“今日破国亡家，尽由于汝！”丹对曰：“韩、赵之灭，岂亦丹罪耶？今城中精兵，尚有二万，辽东负山阻河，犹足固守，父王宜速往！”燕王喜不得已，登车开东门而出。太子丹尽驱其精兵，亲自断后，护送燕王东行，退保辽东，都平壤。王翦攻下蓟城，告捷于咸阳，王翦积劳成病，一面上表告老。秦王曰：“太子丹之仇寡人不能忘，然王翦诚老矣。”使将军李信代领其众，以追燕王父子。召王翦归，赐予甚厚，翦谢病老于频阳。燕王闻李信兵至，遣使求救于代王嘉。嘉乃报燕王书略曰：

秦所以急攻燕者，以怨太子丹故也。王能杀丹以谢于秦，秦怒必解，燕之社稷，幸得血食。

燕王喜犹豫未忍，太子丹惧诛，乃与其宾客自匿于桃花岛。李信屯兵首山，使人持书数太子丹之罪。燕王喜大惧，佯召太子丹计事，以酒灌醉，缢杀之，然后断其首，燕王喜哭之恸。时夏五月，忽然天降大雪，平地深二尺五寸，寒凜如严冬，人谓太子丹怨气所致也。燕王将太子丹之首，函送李信军中，为书谢罪。李信驰奏秦王，且言：“五月大雪，军人苦寒多病，求暂许班师。”秦王谋于尉繚，尉繚奏曰：“燕栖于辽，赵栖于代，譬之游魂，不久自散。今日之计，宜先下魏，次及荆

楚、二国既定，燕、代可不劳而下。”秦王曰：“善。”乃诏李信收兵回国，再命王贲为大将，引军十万，出函谷关攻魏。

时魏景湣王已薨，太子假立三年矣。自秦攻燕时，魏王假增筑大梁之城，内外俱浚深沟，预修守备，使人结好齐王，说以利害，言：“魏与齐乃唇齿之国，唇亡则齿寒。魏亡，则祸必及于齐，愿同心协力，互相救援。”齐自君王后薨，其弟后胜为相国用事，多受秦黄金，力言：“秦必不负齐，今若与魏‘合纵’，必触秦怒。”齐王建惑其言，遂辞魏使。王贲连战皆胜，进围大梁。值天道多雨，王贲乘油幕车，访求水势，知黄河在城之西北，而汴河从荥阳发源来，亦经由城西而过，乃命军士于西北开渠，引二河之水，筑堤壅其下流。军士冒雨兴工，王贲亲自持盖催督。及渠成，雨一连十日不止，水势浩大，贲命决堤通沟，内外沟俱泛溢。城被浸三日，颓坏者数处，秦兵遂乘之而入。魏王假方与群臣议书降表，为王贲所虏，上囚车，与宫属俱送至咸阳。假中途病死，王贲尽取魏地，为三川郡。并收野王地，废卫君角为庶人。按魏自晋献公之世，毕万受封，万生芒季，芒季生武子犇，犇佐晋文公成霸，犇复四传至桓子侈，灭范氏、中行氏、智氏，侈生文侯斯，与韩、赵三分晋国，凡七传而至王假，国灭，共有国二百年。史臣赞云：

毕公之苗，因国为姓，胤裔繁昌，世戴忠正。文始建侯，武益强盛，惠王好战，大梁不竟。信陵养士，神气稍振，景湣式微，再传而陨。

时秦王政二十二年事也。

是年，秦王用尉繚之策，复谋伐楚，问于李信曰：“将军度伐楚之役，用几何人而足？”李信对曰：“不过用二十万人。”复召老将王翦问之，翦对曰：“信以二十万人攻楚，必败。以臣愚见，非六十万人不可。”秦王私念曰：“老人固宜怯，不如李将军壮勇。”遂罢王翦不用，命李信为大将，蒙武副之，率兵二十万伐楚。李信攻平舆，蒙武攻寝邱。信年少骁勇，一鼓攻下平舆城，于是引兵而西，攻下申城，遣人持书，约蒙武会于城父，欲合兵以捣邾城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楚自李园杀春申君黄歇，立幽王捍，捍即黄歇与李氏所生之子也。幽王立十年而薨，无子。其时李园亦卒。群臣乃立宗人公子犹，是为哀王。哀王立二月，而其庶兄负刍袭杀哀王，遂自立为王。负刍在位三年，闻秦兵深入楚地，乃拜项燕为大将，率兵二十余万，水陆并进。探知李信兵出申城，自率大军迎于西陵，使副将屈定设七伏于鲁台山诸处。李信恃勇前进，遇项燕，两下交锋，战酣之际，七路伏兵俱起，李信不能抵敌，大败而走。项燕逐之，凡三日三夜不息，杀都尉七人，军士死者无算。李信率残兵退保冥阨，项燕复攻破之，李信弃城而遁。项燕追及平舆，尽复故地。蒙武未到城父，闻李信兵败，亦

退入赵界，遣使告急。秦王大怒，尽削李信官邑，亲自命驾造频阳来见王翦，问曰：“将军策李信以二十万人攻楚必败，今果辱秦军矣。将军虽病，能为寡人强起，将兵一行乎？”王翦再拜谢曰：“老臣罢病悖乱，心力俱衰，惟大王更择贤将而任之。”秦王曰：“此行非将军不可，将军幸勿却！”王翦对曰：“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，非六十万人不可。”秦王曰：“寡人闻：‘古者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，军不尽行，未尝缺乏。’五霸威加诸侯，其制国不过千乘，以一乘七十五人计之，从未及十万之额。今将军必用六十万，古所未有也。”王翦对曰：“古者约日而阵，皆阵而战，步伐俱有常法，致武而不重伤，声罪而不兼地，虽干戈之中，寓礼让之意。故帝王用兵，从不用众。齐桓公作内政，胜兵不过三万人，犹且更番而用。今列国兵争，以强凌弱，以众暴寡，逢人则杀，遇地则攻，报级动曰数万，围城动经数年，是以农夫皆操戈刃，童稚亦登册籍，势所必至，虽欲用少而不可得。况楚国地尽东南，号令一出，百万之众可具，臣谓六十万，尚恐不相当，岂复能减于此哉？”秦王叹曰：“非将军老于兵，不能透彻至此，寡人听将军矣！”遂以后车载王翦入朝，即日拜为大将，以六十万授之，仍用蒙武为副。

临行，秦王亲至坝上设饯。王翦引卮，为秦王寿曰：“大王饮此，臣有所请。”秦王一饮而尽，问曰：“将军何言？”王翦出一简于袖中，所开写咸阳美田宅数处，求秦王：“批给臣家。”秦王曰：“将军若成功而回，寡人方与将军共富贵，何忧于贫？”王翦曰：“臣老矣，大王虽以封侯劳臣，譬如风中之烛，光耀几时？不如及臣目中，多给美田宅，为子孙业，世世受大王之恩耳。”秦王大笑，许之。既至函谷关，复遣使者求园池数处。蒙武曰：“老将军之请乞，不太多乎？”王翦密告曰：“秦王性强厉而多疑，今以精甲六十万畀我，是空国而托我也。我多请田宅园池，为子孙业，所以安秦王之心耳。”蒙武曰：“老将军高见，吾所不及。”不知王翦伐楚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